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0年2月17日 (第208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特朗普改变了美国的选举地图

特朗普改变了美国的选举地图，弗吉尼亚等传统关键州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而亚利桑那等州则成为关键战场，2020年总统竞选将在四年前谁都意想不到的地区展开。

中美关系

甘思德分析新冠病毒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甘思德 (Scott Kennedy) 撰文称, 新冠病毒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病毒是否得到控制, 或者它是否会变成一场全面爆发的流行病。

文章称, 2002 年至 2003 年的非典疫情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降幅超过了 1%, 本次疫情中心湖北省仅占中国经济总量的 3%, 但其影响将超出对湖北的直接影响, 疫情产生的经济影响预计将超过非典。为了阻止疫情传播, 中国采取了隔离措施, 生产和出行受限, 导致经济活动减少。

目前中国经济的名义规模是 2003 年的 7 倍多, 实际规模是 3.7 倍, 若半个月的经济活动减少三分之二, GDP 总量将减少 2.7%。这意味着中国的年增长率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估计的 6.0% 下降到 5.8% 左右。在微观层面, 疫情至少将影响公司雇员、生产活动、供应商供货及对客户的交付计划。供应链活动放缓将产生金融影响, 给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证券市场带来压力。

中国政府将面临采取各种刺激措施的巨大压力。美国应该寻求更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减税、提供补贴以及扩大政府采购。如果经济放缓严重, 人民币甚至有可能走弱, 以支持出口。因此, 中国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2020 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大大低于预期, 下半年经济将呈现出活跃的态势。

美学者称美需加大对经济情报的投资以对抗中国

《国家利益》网站 2 月 4 日登载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和国家

安全项目兼职高级研究员安东尼·芬奇 (Anthony Vinci) 的文章称,为应对中国经济威胁,美国应该加大对其经济情报的投资。

人们广泛认为,美国目前与中国的国家安全竞争不仅关乎军事,也关乎经济。中国的经济威胁不仅包括传统的经济竞争,还包括地缘政治角力,以及系统性“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而美国目前的国家安全结构没有充分应对上述威胁,国家安全部门对全球经济体系的了解和分析能力远远不够。

为应对中国的经济威胁,美国需加大对其经济情报能力的投资。情报机构须收集分析,并为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经济能力提出建议。这意味着情报机构应关注经济间谍活动,并为该任务投入大量资源。情报部门应该雇佣、培训数百名新的经济情报官员,并加大对技术和数据集的投资,以理解全球经济。

鉴于任何一个机构都无法整合所有专业知识和职权来实施足够的经济防御,美国应成立一个国家经济防御中心,将多个机构和部门协调起来,建立全政府的解决办法。国家经济防御中心能够实时监控来自中国和其他竞争对手的经济威胁,及时交换、汇编、比较和分析经济威胁信息以指导威胁应对。国家经济防御中心还将要求公共和私营部门展开合作,让商业部门的人员和专业知识与政府共同应对威胁。

威尔逊中心学者称中美将在中亚地区展开竞争

《外交家》杂志 2 月 6 日登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凯蒂·斯托拉德-布兰切特 (Katie Stallard-Blanchette) 的文章称,华盛顿意欲在中亚地区对中国发起新的反击,中亚将成为中美竞争的一个重要战场。文章摘要如下:

近日,美国公布了其新中亚战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开启

中亚访问之旅，宣扬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承诺，并强调该地区与美国公司合作的好处。美国之所以突然对中亚感兴趣，是因为中亚国家位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关键位置，该地区日益成为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重要结点。

在此背景下，蓬佩奥访问中亚以及美国的新中亚战略表明，美国开始在该地区对抗中国。为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 2018 年签署《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发展法案》（BUILD），创立新机构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私营部门的融资。同时，美国还与澳大利亚、日本合作推广“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计划，旨在为新基础设施项目建立“全球信任标准”。这些初步措施表明，美国两党对抗中国的意愿不断增加，并将中亚地区视为与中国竞争的重要“战场”。

杜大伟称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待观察

上海美国商会近日就新冠肺炎疫情对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杜大伟进行了书面采访，杜大伟表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待观察。

杜大伟表示，现在判断中国经济增长将受到何种打击还为时尚早，但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他表示支持中国政府保持银行贷款的举措，特别是针对遭受沉重打击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当局在未来几个月内控制住疫情，经济恢复正常。一季度 GDP 增速大幅放缓，但下半年将出现反弹。”

杜大伟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全球约四分之一的制造业增加值在中国生产，因此有关从中国转移生产的观点很难让人信服。价值链总是在转移，只要中国生产向价值链上游转移，生产更复杂的零部件，那么更多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

到东南亚或墨西哥可能带来双赢的结果。新冠病毒和贸易战可能会加速中国经济转型，从长远来看，这种转型是可取的。

杜大伟认为，疫情可能使中国难以兑现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能源消耗急剧下降，赴美国旅游的人数减少，许多中国学生无法返回美国的大学，所有这些都本应是扩大出口的领域。对美国政府来说，或许明智之举是将疫情作为中国未达到购买目标的理由，鉴于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脆弱性，在选举年提高关税惩罚中国是一个危险的策略。

美智库分析中巴经济走廊对美国的战略启示

美国和平研究所网站近期发布报告称，中国在巴基斯坦不断变化的角色为美国提供了一个观察的机会，观察中国如何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行动，以及中国在巴基斯坦和印度长达数十年的竞争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报告摘要如下：

中国对中巴经济走廊的长期投资至少可用三种方式解释：为了展示中国作为合作伙伴的吸引力；为了证明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输出；为了将巴基斯坦用作中国与美印进行战略竞争时的要素。

对美国来说，了解中国不断扩大的接触是确定竞争领域和合作领域的必要条件。例如，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海军和其他军事存在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日益增长的风险，瓜达尔港的开发只是造成风险的原因之一。

如果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接触有助于后者发展和部署先进的核武器能力，或部署军事代理组织，那么中国的存在显然将对美国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接触可能会加速印度和美国结盟。中国越是支持巴基斯坦威胁印度，印度就越需要美国的外部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巴经济走廊的存在为发展美印伙伴

关系提供了机会，未来几年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利用这一机会。

另一方面，中巴经济走廊也揭示了美中两国利益在巴基斯坦再次交汇的空间。中国的投资受到巴基斯坦不稳定局势和巴基斯坦支持恐怖主义的威胁。因此，为了推进中巴经济走廊，中国可能对解决巴基斯坦不稳定局势的根源问题越来越感兴趣。减少巴基斯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同时改善巴基斯坦作为经济伙伴的生存能力，符合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利益。

为了检验北京的合作意愿，美国可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帮助巴基斯坦充分利用中国的基础设施来发展经济。若美国对其传统的亲市场价值观有把握，美国公司可以利用中国建设的基础设施，协助建设一个更强大、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的巴基斯坦。

传统基金会：未来几十年美国应对中国之蓝图

传统基金会近日发布报告称，未来几十年，美国面临的最持久、最重要的挑战将是中国的崛起。为此，报告描绘了所谓的应对中国的蓝图。

报告称，从海上自由到盟友安全，甚至是国内安全尤其是网络空间安全，美国的一系列利益都面临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根据美国在全球的其他优先事项、利益和责任来调整美国对中国的应对措施。为了应对在全球舞台上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展示出其保护长期重大利益的决心，并在几代中国领导人的更迭之下持续维持这种决心。报告向美国政策制定者提出以下建议：

在印太地区：（一）加强战略存在：加快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伙伴关系；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建立可持续安全架构；与台湾地区和印度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重申与太平洋中部岛国的

关系。

(二) 强化军事存在：加强美国的军事存在；积极捍卫进入国际水域的权利。

(三) 参与多边组织：明智地使用美国的资源；在选举前，确定并仔细审查资质优良的领导职位候选人；应对来自中国的金融和政治压力；敦促联合国、专门机构以及联合国各基金和项目以增加美国公民就业；提高国务院下属多边事务和国际组织的地位，设立负责多边事务的副国务卿；确定中国在国际组织中不断扩大影响力的目的、范围和手段。

(四) 发展美台关系：继续向台湾出售新的先进战斗机；支持台湾购买柴电潜艇；积极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启动与台湾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建立美台高层经济对话。

经济方面：更正中美经济关系轨迹；启动额外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中国官员重新建立有效的经济对话；收集更多中国经济相关信息；改革并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对通过网络手段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个人实施制裁；对通过非网络手段侵犯美国海外知识产权的外国实体采取惩罚性措施；充分资助和利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支持司法部和国防部打击中国恶意活动的努力；开展更多的“337”调查；通过聚焦国内改革，解决对战略性矿产（“稀土”）获取的担忧；制定银行业改革措施。

利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寻求与欧洲盟友合作的共同点；在北约内部就中国问题展开对话。

在中东：应对“一带一路”的安全威胁；对伊朗实施制裁；与阿拉伯盟友合作以阻止中伊加强战略合作。

在非洲：专注于可实现的目标；针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制定一个全政府范围信息战略；优先打击非洲腐败问题；增强与非洲的接触，并重新确定一些现存倡议的重点。

在北极：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在北极可疑的野心；审查中国在北极理事会的影响力。

在美国本土：建立中美信息与教育的互惠原则；与业界共享技术威胁信息；确定会导致资格丧失的因素；阻止漏洞；阻止不受信任的公司；着手建立“零信任”网络。

美国外交

美专家：特朗普的“中东和平计划”是幻想

CNN 网站 2 月 3 日登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阿隆·戴维·米勒（Aaron David Miller）的文章称，特朗普的“中东和平计划”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文章摘要如下：

多年来，美国提出的大多数和平倡议都是为了启动谈判、弥合分歧、在各方之间建立信任，并最终达成全面协议。然而，特朗普日前公布的 80 多页的文件似乎正好相反：这份计划完全倾向以色列的需求和要求，没有做好尽职调查，来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都能参与的谈判创造可持续的基础。特朗普的“世纪协议”实际上是“世界偷窃”——它认可了以色列的几乎所有主张，给巴勒斯坦人留下以色列不需要的“残羹剩饭”。这份计划也没有严格的时间表或截止日期，也没有可转化为行动的内容，巴勒斯坦人有四年时间来决定是否同意这个计划。

特朗普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过去三届政府的做法，在巴勒斯坦最终边界问题上与以色列保持一致。内塔尼亚胡可能会马上利用这个机会，把以色列的管辖范围扩展到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和约旦河谷。一旦他这么做了，特朗普的履历上可能还会再添一个“第一”：他将成为第一位眼睁睁看着巴以两国方案在自己任

期内终止的美国总统。

中美竞争或使美欧进一步分裂

《国家利益》网站 2 月 8 日登载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彼得·鲁道夫 (Peter Rudolf) 的文章称, 由于美国和欧洲对威胁的感知和反应不同, 中美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的冲突可能会导致美国和欧洲进一步分裂。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崛起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和欧洲。中国实力的实际和预期增长引发了美国对自身地位的焦虑。中国被认为是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及其安全和经济特权的威胁。中美两国之间的影响力竞争还与意识形态对立交织一体。相比之下, 中欧之间没有地位冲突, 没有针对全球影响力的竞争, 也不存在安全困境。

然而, 当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瓦解, 经济集团或封闭经济空间出现, 经济去全球化进程开始时, 欧洲将面临困难局面。一旦出口限制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手段, 美国会努力将欧洲纳入其对华政策, 以防止欧洲的技术进一步强化中国。

一方面, 美国政府会通过谈判制定一套多边出口控制体系。另一方面, 美国也可利用其出口控制系统的法外治权杠杆和制裁法律迫使欧洲公司在中美市场之间做出抉择。而中国是欧洲仅次于美国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一旦美国强迫欧洲严格限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或将导致激烈的跨大西洋冲突。

兰德公司分析美国海外部队的威慑作用

兰德公司网站近日发布报告称, 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美中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能否增强威慑成

为了核心问题。报告有关美国海外军事存在的重要发现如下：

重型地面部队最有可能增强威慑，危机处理部队可能防止冲突升级，但不会提高合作伙伴的影响力；分析结果为重型地面部队和防空能力的威慑作用提供了一致的证据；部队越机动，威慑作用越小，当美国部队尤其是轻型地面部队驻扎在盟国或合作伙伴的边境内，而不是驻扎在周边国家，发生军事争端的可能性增加；当美国派出部队处理国际危机时，重大冲突或战争的发生率大幅下降；与没有获得美国危机处理部队支持的国家相比，获得支持的国家在危机中实现战略目标的可能性没有增加。

基于此，报告提出以下建议：在决定如何部署美国海外部队以增强其威慑价值时，考虑部队的类型和位置至关重要，一般情况下，重型地面部队和将部队部署在潜在对手附近最有可能降低冲突风险；迅速派往危机地区的美国部队可能有助于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然而，政策制定者不应指望这种快速、有限的努力能从根本上改变引发危机的各方之间的动态关系，因为这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接触。

美国如何与脱欧后的英国打交道？

2020 年 1 月 31 日，英国正式脱离欧盟。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西奥多·布罗蒙德（Theodore R. Bromund）撰文分析了英国脱欧对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潜在影响。文章摘要如下：

英国脱欧将为英国政策制定者带来新的机遇，使他们能够行使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时遭削弱或失去的权力。但同时，英国脱欧也将为美国政策制定者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美国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面对英国获得的新自由所带来的影响。简言之，英国脱欧将对美国政策制定者产生以下三大影响：

第一，英国重获外交独立。离开欧盟后，英国将重新获得自主开展外交的能力。这将对美国政策制定者产生两方面的影响。首先，脱欧之后，英国将不再有义务首先与其他欧盟成员国协商，也不会再因任何此前的欧盟协议的约束而无法改变其政策。其次，离开欧盟后，英国将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直接通过世贸组织等机构达成的协议来代表自己。这意味着英国将具有更直接的能力来制定国际组织采用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将影响美国的利益。

英美两国的外交关系已经很密切，但美国需认识到，这种关系将变得更加全球化，美国不能再只从欧洲的地区视角来看待英国。英国将有能力在全球数百个职能机构中帮助或阻碍美国的利益。美国应与英国接触来推进美国倾向的政策。此外，英国重获外交独立也意味着英国将不能从欧盟内部来影响欧盟的讨论和考量。这是英国脱欧不可避免的后果，美国对此应作出相应回应。

第二，英国恢复协商贸易协议的自由。英国 1973 年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时失去的最重要的自由之一是控制本国贸易政策的能力。退出欧盟后，英国将重获这项自由。该事件对英国和全世界的重要性不可低估。英国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其以独立行为体的身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英国已经成功完成其贸易协议的过渡，以便在脱欧后继续使用这些协议。与现有的协议相比，英国如何制定新的贸易协议才是最重要的。在即将与欧盟进行的贸易协议谈判中，英国保留偏离欧盟规则的能力至关重要。如果英国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英国协商自身贸易协议的自由将是不切实际的。

英国潜在的新自由贸易伙伴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但美国无疑是英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英美两国都希望在 2020 年完成自由贸易协议。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明白，英美自由贸易协议的价值不仅在于促进英美两国的贸易，或增进英美“特殊关系”，

还将提供一种不同于欧盟限制主义规则的选择。

第三，英国将恢复其民主国家主权。英国重新获得完全的自由也意味着，其在新的政策领域与美国产生分歧的可能性也在增加。美国决策者不应假设英国会在所有争议中与美国保持一致。虽然英美两国具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和理念，但两国在外交、安全和经济政策的几乎所有领域也有许多严重和实质性的分歧。

随着英国脱欧，英美两国都有责任将分歧最小化，并最大限度利用英国重获的完全独立。在英国离开欧盟走上新道路之际，美国最好保持克制，并认识到相比于作为欧盟的一员，一个自由的英国是美国更好的盟友和朋友。

美国政治/其他

美国选举政治中的性别差异

美国《大西洋月刊》2月9日载文分析了美国选举政治中的性别差异。文章摘要如下：

女性的投票率在几十年间超越男性，主要是因为女性的投票率经历了代际变化。相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生的女性，“婴儿潮”一代的女性更为大胆。她们从小就希望能接受大学教育并走出家门工作。投票对她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她们还受到《平等权利修正案》影响，认识到了政治在女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女性总体上倾向民主党人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政党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迁。1980年里根被提名为总统后，共和党在一些女性相关议题上迅速转向右翼。此后几十年中，两党差异进一步两极化。保守派精英加入共和党，自由派精英加入民主党，选民们也追随他们的脚步。自美国开始进行现代民调以来，结果显

示男性在诸多议题上的立场一直比女性更为保守。

随着政党的意识形态增强，性别差距持续扩大，从 1980 年的 8 个百分点增加到 2000 年的 12 个百分点，2016 年增加到 13 个百分点。由于民主党开始依赖女性选票，其政策也与女性优先事项相协调。此外，大学教育和人口密度也与民主党支持率息息相关。在美国，大学毕业生和多数都会区居民中的女性占比明显更高。总而言之，性别差距已成为美国政治最重要的断层线之一。

关于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六个事实

皮尤研究中心网站近日载文分析了关于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六个事实。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已经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而围绕有助于解决该问题的政策干预措施的讨论在 2020 年大选中可能仍会占据重要位置。随着这些争论持续，以下这些事实有助于人们了解经济不平等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表现如何：

第一，过去 50 年，收入排名为前 20% 的美国家庭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中的比例稳步上升。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18 年，收入排名前五分之一的家庭（当年收入为 130001 美元或更多）的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 52%，比收入排名后五分之四家庭的收入总和还要多。

第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是七国集团中最高的。经合组织使用基尼系数比较各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2017 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 0.434，法国的基尼系数为 0.326，英国为 0.392。

第三，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存在。美国白人

和黑人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差距从 1970 年的约 23800 美元增加到 2018 年的约 33000 美元。

第四，总的来说，61%的美国人认为目前美国存在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但具体看法因政党和家庭收入水平而异。

第五，根据皮尤中心最近的一项分析，从 1989 年到 2016 年，美国最富有家庭和较贫穷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翻了一番。1989 年，最富有的 5%的家庭拥有的财富是第三梯队家庭财富（四梯队中的倒数第二）的 114 倍。前者的家庭财富中位数为 230 万美元，后者为 20300 美元。2016 年，前者财富是后者的 248 倍。

第六，在过去 50 年里，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速度要慢于上层阶级。从 1970 年到 2018 年，中产阶级收入中位数从 58100 美元增加到 86600 美元，增长了 49%。相比之下，上层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同期增长了 64%，从 126100 美元增至 207400 美元。

从经济指标看，特朗普连任几率有多大？

Vox 网站 2 月 7 日载文称，在即将到来的 2020 年大选中，民主党最应该担心的是：繁荣的经济可能会拯救特朗普。但经济状况真能让特朗普在 2020 年连任吗？答案未知。文章摘要如下：

首先，特朗普是现任总统，拥有现任者优势。然后可以试着通过其他指标了解 2020 年可能发生什么，这些指标包括特朗普的支持率、消费者信心、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失业率。

特朗普的支持率一直很低。最好的时候他的支持率也比反对率低了 6 个百分点。只有最近的上升势头维持下去，特朗普才能是受欢迎的总统。从传统上推动总统支持率的经济状况来看，特朗普的民调数字本应该比现在高得多。

密歇根大学每个月都会提供消费者信心数据。但从长远来看，

美国消费者的信心与特朗普上任时差不多，或者稍微好一点。特朗普任期的 GDP 增速总体而言比奥巴马任期结束时要快一些。抛开这是否归功于特朗普的问题不谈，如果经济继续以当前速度增长，特朗普连任的几率将增加。特朗普任期的失业率基本延续了奥巴马时期一直下降的趋势。实际上，失业率（1 月份为 3.6%）在过去 10 年里一直在稳步下降。对特朗普来说，这种趋势的延续是一个不错的指标。

因此，对特朗普来说，有两个具体的经济指标看起来相当不错。但消费者情绪喜忧参半，特朗普的支持率也一如既往地糟糕。特朗普获得连任的几率可能比他糟糕的支持率或没完没了的负面新闻所体现的要高。但考虑到经济形势和现任者优势，他的胜算比他本应该拥有的胜算要小。

特朗普改变了美国的选举地图

特朗普改变了美国的选举地图，弗吉尼亚等传统关键州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而亚利桑那等州则成为关键战场，2020 年总统竞选将在四年前谁都意想不到的地区展开。

《政客》杂志资深编辑查理·马特希安 (Charlie Mahtesian) 撰文称，特朗普改变了美国的选举地图，2020 年总统竞选将在四年前谁都意想不到的地区展开。文章摘要如下：

特朗普当选前的美国选举地图相当稳定。1996 年至 2012 年的连续 5 次总统选举中，50 个州中有 37 个州投票支持同一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这提升了一批核心战场州的地位。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战场州中最稳定的成员是科罗拉多、佛罗里达、内华达、新罕布什尔、北卡罗来纳、俄亥俄和弗吉尼亚。

2008 年，奥巴马赢得了所有这些州。2016 年，特朗普输掉了这些州中的大部分，但赢得了佛罗里达和俄亥俄这两个最大的州，还完成了一项几乎没人预料到的壮举：他让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变色”，赢得了这三个州的 46 张选举人票。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三个州中没有一个州给共和党投过票，更不用说一起投票给共和党了。

凭借这一壮举，特朗普打破了人们已经习惯的总统竞选地图。此举最直接的后果是破坏了所谓的“蓝墙”。“蓝墙”指的是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北部 18 个州，这些州似乎为民主党提名人提供了结构性优势。在 2016 年大选前，这堵“蓝墙”几乎不可撼动，这是促使人们相信希拉里将轻松赢得选举的一个关键因素。

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都是“蓝墙”的一部分，明尼苏达州也不例外。在民主党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绝对优势后，2016 年希拉里仅以 4.5 万张选票的微弱优势赢得明尼苏达州，而特朗普当时在该州花费的资金和注意力有限，这让该州在特朗普连任竞选的愿望清单上名列前茅。

认为俄亥俄州可能不会在总统选举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想法起初看似荒谬，但特朗普在 2016 年以 8 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该州，这是共和党几十年来优势最大的一次。两年后，尽管民主党在全国范围内表现出色，但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赢得了所有州级行政职位。与艾奥瓦州一样，俄亥俄州的关键选民是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人口，这是特朗普的优势。

然而，在给民主党制造难题的同时，特朗普也给自己和未来的共和党候选人制造了一个难题。特朗普将共和党的未来与不断减少的白人人口联系在一起，同时加速瓦解了共和党的郊区选民基础，疏远了许多州的西语裔和少数族裔选民，而这些州的非白人选民比例正在上升。

这些转变已经在塑造特朗普连任地图的轮廓。拥有大量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和非白人选民的弗吉尼亚州和科罗拉多州让人们看到了这种前景。近年来，共和党在这两个州的支持率直线下降，让它们几乎完全被民主党控制。

长期支持共和党的亚利桑那州和佐治亚州（这两个州之前都不是核心战场州）变成 2020 年竞争最激烈的两个州。亚利桑那州在 70 年里只有一次投票给民主党，佐治亚州在过去 36 年里只投过一次。亚利桑那州的选情预计会非常焦灼，大多数观察人士都把它列为胜负难分的州。

佐治亚州对民主党来说是更难啃的“骨头”。就在 2012 年，佐治亚州还被认为是 19 个与总统选举无关的州之一，被排除在当年的出口民调名单之外。但过去四年，共和党正失去对该州的控制权。2016 年，特朗普在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亚特兰大郊区遭遇挑战，最终仅获得该州 50% 的选票。两年后，民主党人史黛西·艾布拉姆斯（Stacey Abrams）发现了一条潜在的胜利之路，并以距离赢得州长宝座只差 5.5 万张选票。

然后是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早就预测，该州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将使其从红州转向蓝州。2020 年大选，民主党仍然很难赢得得克萨斯州，但如果特朗普的移民政策能够提高拉丁裔选民的投票率或该群体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率，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至少，拜总统所赐，民主党在该州投入的竞选资源和时间可能比过去几十年都要多。

即使是选举制度非常奇怪的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也很可能在 2020 年占据中心舞台。11 月，特朗普独特的人口吸引力可能会让他再次赢得以农村为主的缅因州第二选区的一张选举人票。但与此同时，他可能丢掉内布拉斯加州以城市和郊区为主的第二选区的一张选举人票，因为他在这里引起了很多反感。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